

七世夫妻文素臣(下)
觀音得道方世玉打插台
文素臣(上)三戲白牡丹

足本
大字
中國
民間
通俗
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古本文素臣

(下)

83 196

中國民間通俗小說

七世觀文

世音素

夫妻得

妻道

文方

素世

臣(下)

打擂台

三戲白牡丹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七十三年八月五日出版

中國小說

民間通俗

精裝 特價一二〇元

發行人：徐進業

出版者：文化圖書公司

印刷所：文化圖書公司

發行所：文化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

郵撥帳號二七七七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六六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	一心侍疾	刻骨報恩	一
二	伏寒懷暖	憐我憐卿	四
三	含羞却步	負屈入庭	八
四	氣壯理直	玉潔冰清	三
五	嚴懲訟棍	辱打良醫	六
六	回天有術	獻藝種緣	三
七	靈前泣血	枕上斷魂	二
八	夢來靈藥	羞說病情	三
九	心心印就	脈脈情傳	六
十	良朋陷盜	稗妹出危	四
十一	目驚豔色	智失黃金	四
十二	威武不屈	狂且悔過	五
十三	憐卿解厄	暗地摧襟	五
十四	神女生涯	野婢結果	六
十五	歡承四美	樂敘天倫	六

一一心侍疾 刻骨報恩

話說文素臣到未濟然家中去探望結拜妹妹未驚吹，不料未公濟然已經一病止故。文素臣想起老伯在世，一片對待之情，自不免心痛萬分，放聲大哭，泣拜靈前，吊祭了一番。驚吹和丫鬟素娥也跪在一旁答禮，淚落滿面。文素臣那時因在途中救了何氏姑嫂性命，用力把超凡和尚殺死，身上已略帶微疾，此刻悲痛之餘，面色慘淡，十分可怕。素娥精於岐黃，當時說破他相公恐有大病，文素臣急命取鏡一看，不由大驚，知自己此病厲害，已無生望，不覺仰身跌倒，急得驚吹素娥主婢倆又急又哭，好容易的把他扶起救醒。當時驚吹混身顫抖，淚如泉湧的道：「素娥雖然明白一些醫理，如何就可以信她？」哥哥身體本來很壯實，現在好好兒的就是有些小恙，天相吉人，必然無事，祇須調養幾天也就愈了。哥哥怎的說出這等話來？素臣道：「我自得伯父病危消息，在半途已是種了病根，祇因為賤軀素來靈強，故不留意，剛才被素娥姐姐道破，才覺身子大不自然，我對於此道亦頗知門徑，拿鏡自照，又按了脈息，果然病勢已深，我當急速回家，最後見老母一面，倘憐憫不死，自當再來望妹妹吧。」素娥一聽，急阻止道：「這個斷然不可。」婢子瞧相公氣色，病勢已在目前，若到船上發出，既無服侍的人，又乏療治的法子，豈不要誤了大事嗎？婢子略知醫理，尚可竭力調治，還是安心住下了吧。」素臣道：「你的話固然不錯，但老伯已死，我一異姓的少年，孤身臥病在此，恐怕外人議論，還是速去的好。」說着，便站起要走。驚吹到此，也顧不了許多，將素臣衣袖拉住，淌淚道：「蒙哥哥生死肉骨，感入肺腑，若果有病來，自當盡心伏侍，雖有外人議論，也祇當耳邊風過罷了。哥哥還記得社神廟內的話嗎？大丈夫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何嫌何疑，而生枝節？這話妹妹至今猶銘刻於心。哥哥現在怎的自已反避起嫌疑來了？素臣聽了這話，不勝感激，心中暗忖：「病勢來已是排山倒海，若欲回家，斷斷不能，祇得答應道：『我本擬明日備一薄筵，在老伯靈前痛哭一番，如今給素娥姐姐說破，這回子就覺支撐不住，賢妹請便，我就要歇息了。』」驚吹道：「妹子也本當與哥哥洗塵，如今也不敢了，說着，遂吩咐僕婦鋪設床帳，素臣祇覺四肢軟綿無力，人已搖搖欲倒。驚吹見了，連忙幫同素娥扶素臣到床上躺下，一面吩咐僕婦熬粥，一面自和素娥進房，忽然含淚向素娥跪倒，嚔嚔着道：「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素娥冷不防被她這樣一來，大驚失色，要想扶住，那兒來得及？祇得也撲的跪倒道：「小姐，你有話祇管說，這樣可不要折死婢子了。」驚吹握住素娥纖手，流下淚來道：「文相公自言知醫，你又深通此術，都說病勢非常，那麼目前發作，自必險不可當，難免淹纏牀席，一切診視用藥，固須仰仗你的大力，但文相公孤身臥病，一切飲食起居，以及大便小解，當然也必須一個人來貼身伏侍，晝夜不離，着意知心的照顧，添寒減熱，那病方能痊愈，我受文相公救命大恩，本應不避嫌疑，親身伏侍，但我已字人，文相公乃是守禮君子，一定不肯允許，若叫小丫頭去侍候，祇

裏能理會到許多，我仔細想來，祇有你是我同心的人。分雖主婢，情同姊妹，要與我去調護恩兄，須要貼心着肉，形迹全捐，身命不惜，待文相公病愈，我作主將你送他爲妾，一則報我的恩，二則完你終身的事。文相公才德俱優，將來事業不可限量，我在湖上社神廟內，不惜身爲小星，欲酬其德，諒不致辱沒了你，但爲了我的事，而要累你勞苦，真叫我心中感到不安呢。說罷，那淚竟滾滾吊下。素娥眼皮兒一紅道：小姐，你快起來，我對你說，這事終可商量的。鸞吹哭道：用不着再要商量，你允許了吧？好妹妹，你若不答應，我就永遠不起來了。素娥聽小姐竟喊自己妹妹，心中一時也感激得落淚道：總依小姐就是了。那小姐快起來罷。鸞吹聽了，方破涕站起，拉素娥一同坐下道：既承妹妹答應，你以後就不准再叫我小姐，我們結爲了姊妹罷。素娥道：這個小婢怎敢。小姐……鸞吹聽了，便把纖手向她櫻口捫住道：你再叫小姐，我要不高興了。素娥見小姐如此恩情，反而伏在鸞吹膝上，嗚咽起來。鸞吹道：快別哭了。文相公的事情，我完全託付了妹子。妹子總要千萬當心才好。素娥到此，便撲的跪倒在地，拜了四拜，叫了一聲姊姊道：這個承小姐厚恩，小婢就依了你。但姊姊千萬也要依我一件事。鸞吹忙扶起道：妹妹有什麼事，你祇顧說。姊姊可依得的，是無有不依妹妹的。素娥道：文相公固然有恩於姊姊，不過在寺中被松庵禁入地窖，救出的人，豈止姊姊一個。妹妹亦是感恩銘腑，與姊姊是一樣的。況且妹妹蒙姊姊另眼相待，姊姊祇要吩咐一句話，雖然赴湯蹈火，妹妹亦所不辭的。何況文相公亦是我的恩人，他現在既然病了，我是理應服侍，但文相公是何等樣人，姊姊根栽月窟，才貌無雙，尙且以禮自持，不肯輕繫紅絲，妹子出身低微，豈又能入文相公之目。對於小星一事，斷斷不能。姊姊就作罷了吧。但妹子雖是下人，亦知廉恥，既和文相公日夜周旋，不肯再思別配，只求姊姊念此苦衷，留在身邊，伏侍姊姊一生，那就感激不盡了。說畢，淚如泉湧，鸞吹哭道：妹妹怎說這個話來，真叫我心都碎了。素娥亦哭道：姊姊若愛我的，就請你答應我吧。鸞吹搖頭道：這斷乎不可。文相公雖然守禮君子，但他也是個多情種子，妹子與他日夜周旋，恩深義重，雖鐵石心腸，也不能無動於中。姊姊再與你從中竭力撮合，他自然答應了，終不會使妹子失望了。妹子說服侍姊姊一生，這個決無這樣道理。妹妹，你放心罷，姊姊終不會害你的。素娥聽到此，忙又跪下哭道：姊姊那裏會害我……說到這裏，已是咽不成聲。鸞吹亦流淚不止。兩人在房中商量停妥，廚下已把粥湯熬來。素娥因忙收束淚痕，做了幾碟子通氣和胃的小菜，和鸞吹又復同走到書房，到了床前，掀開帳幔，聽素娥鼻息甚粗，和衣躺臥，昏沉不醒。素娥用手向他額角按去，竟是火炭一般，炙得纖手生疼。因回頭告知鸞吹，鸞吹見他兩頰緋紅，忙叫了兩聲哥哥，素娥却不省人事，含糊不應。鸞吹芳心亂跳，含淚向素娥道：妹妹，你終得想個法子呀。素娥道：姊姊別急，妹子自當細細留心說着，速端過一張小櫈，坐在床前，定了心神，調了氣息，將素娥手腕輕輕拉出，診過脈息，道：文相公脈理，真是精明，適纔所說脈象，一些兒也不錯。因加減麻黃湯，就在藥箱內撮起一劑藥來。鸞吹早叫小丫頭拿進炭爐子，生旺了火。素娥把藥放進爐子，和了冷水，架在爐子上面。鸞吹親自執扇而搨，不多一回，煎好了藥，素娥用碗傾出，捧到床邊。鸞吹道：我來灌藥，妹子扶他起來吧。素娥到此，也管不了羞澀，紅着臉兒，祇得把素娥身子抱起，完全靠在自己懷裏。鸞吹將汗巾圍好在素娥胸前，素娥一手扶正了他頭，一手用手指捺定他的下唇，鸞吹用藥匙，掬了一匙藥湯，灌了下去。誰知那藥盤在口中，不進咽喉裏去。鸞吹

急得滿眼流淚。祇見素臣嘴角邊反淌出藥汁來。一時臉上失色。一面扯那汗巾揩拭。一面急問素娥如何是好。素娥低低道：不要慌張。待這藥氣通些下去。就可以入喉了。說着。因將鸞吹手中藥碗接過。擱在素臣的唇下。使那碗內的蒸蒸熱氣。沖入鼻中。又用手指蘸着藥汁。揩擦素臣的鼻管。候了一回兒。祇聽喉間咯的一聲。那口內的藥湯。就都咽下肚裏去了。素娥也不用藥匙。就把碗口微微一側。便倒下去一半。鸞吹見了。暗暗佩服素娥。心中十分喜歡。誰知素娥把碗端開。素臣口裏又同出藥汁來。鸞吹急將藥匙塞進他的口中。攔住。一面又替他揩拭下巴。染沾着的藥汁。一面又輕聲問道：素妹。怎麼又不肯下去了呢。素娥嘆道：這病太深了。須慢慢的通去。因又候了一回。方又咽了下去。鸞吹把藥匙取出。素娥又把碗口倒向嘴去。這樣費了一個多時辰。把藥頓了幾回。方才將次喝完。到臨了一口。忽然直噎出來。哇的一聲。竟噴得兩人淋漓滴瀉。一面孔的藥汁。再騰素臣喉間作嘔。氣逆神亂。嚇得鸞吹花容失色。混身顫抖起來。素娥連忙搖手。叫她別怕。一面把纖手在素臣胸前按定。自上至下。輕輕地撫摩了百多遍。祇見素臣臉色方回過原狀來。素娥抽出身子。依然把素臣身子放平。揭過被來。連頭蓋上。回頭向鸞吹道：這夾被不中用。快些開床棉……說到這兒。把雙蛾緊蹙。站脚不住。竟要倒下地去。這一來。把鸞吹嚇得魂靈出竅。慌忙扶住。急道：妹妹。你……你怎麼啦。素娥道：不要緊。我腿兒麻得站不住。你攙我到椅上坐一回。就沒事了。姊姊快取棉被去。吧。鸞吹這才知道她被素臣身子倚靠了一個多時辰。無怪要麻木了。因伸手要替她揉擦。素娥急道：姊姊。你別管我呀。鸞吹這時六神無主。被她一催。方又匆匆出去。待把一床棉被取來。素娥已把藥碗收拾過去。在藥罐子裏燉上一罐清水。鸞吹親自給素臣蓋好棉被。放下錦帳。回頭問素娥道：剛才好好的。怎又噎起來了。真把我急死了。素娥道：倒藥時候。想是心慌。存了些藥渣了。鸞吹方才放心。因叫素娥進房先吃飯去。回頭來換我。素娥道：妹子心裏着慌。不知怎的。竟是很飽。吃不下。去。姊姊自去用罷。鸞吹道：我那兒還吃得下飯。你摸摸我胸口。我那顆心兒。兀是在跳躍哩。素娥伸手摸到她的酥胸。果然忐忑不停。忽然瞥見她臉上藥汁。因捏嘴道：姊姊想是嚇呆了。滿頰藥汁。你沒覺得嗎。鸞吹聽着素娥道：那麼妹妹自己呢。兩人聽了。這就忍俊不置。急急打盆臉水。兩人一同淨過。這時房中早已點起大蠟燭。兩人坐在床前椅上。屏息靜候多時。素娥見沒有動靜。遂站起到床邊。揭起錦帳。輕輕把手探入被中。摸到素臣的頭額。依然焦枯乾燥。仍然火炭一般。竟一些兒汗都沒有。心中驚訝十分。自語道：這樣虎狼的藥吃下去。且又蓋上這樣厚的被兒。怎的一點子都推扳不動。鸞吹又急得面如土色道：這這可怎麼好呢。素娥道：姊姊不用害怕。文相公本來體質堅實。非輕劑所勝。且他口角邊又流了許多。明日用下重劑去是了。鸞吹道：我是不知道什麼的。妹妹。你終要好好兒用心才是。素娥道：這個當然。還用姊姊叮嚀的嗎。兩人在床前守了兩個更次。聽素臣鼻息粗濁。別無動靜。素娥道：諒來沒甚要緊。夜已深了。姊姊好去安息了。鸞吹點頭。又坐了一回。再三叮囑。方才進去。素娥關好房門。看那爐中的火。已漸漸消化。因忙加了一爐炭火。換上一罐冷水備用。剪去了燭花。又坐了一回。覺得身子頗有些兒疲倦。纖手按着嘴兒。不生地打呵欠。心想：總是貼身伏侍了。因紅暈着雙頰。便輕移蓮步。竟自揭開帳子。和衣倒在素臣的脚邊。倒身而睡。雖然心中難為情。但幸房中並無別人。連素臣自己也模糊不知。倒也坦然。一時真正倦極。遂朦朧入睡。一交五鼓。素娥驚醒。覺小解甚

急忙去摸素臣，仍是大熱未退，因跳下床來，開門進內，祇見一路門戶俱是虛掩，心中倒是暗吃一驚，走近臥房時，見窗裏燈火未滅，聽驚吹長嘆一聲，低低如念如唱道：

靜悄勿焦，止噪勿喧，炎朝暑期，怎經這煩惱，苦煞我的哥哥，病倒了哥哥呀。

一朝驚啼，芳心如搗，哥哥幾時好，愁將上眉梢，保佑我的哥哥呀，早愈了，哥哥。

百事無聊，海棠瘦損了，哥哥苦煞了，汗淚濕絞綃，胸中似火燒。

素娥步到窗前，却不立刻進房，聽到這裏，忽然驚吹在房中又尖銳的極叫一聲，這把素娥幾乎嚇得跌倒在地，不禁混身亂抖起來。

二 偎寒偎暖 憐我憐卿

素娥急急步入房中，祇見驚吹躲在床上，縮成一團，因忙叫聲姊姊道：你你幹什麼啦？驚吹見是素娥，驚魂稍定，臉兒方漸漸紅潤起來道：啊，原來是妹妹呀，你怎的一聲兒都不響？我見窗外一個黑影，還道是什麼鬼怪……真把我嚇死了，文相公現在可大好了嗎？素娥方纔安心，因扶起驚吹，纖手輕輕拍着她的酥胸，含笑笑道：這原是妹子不好，姊姊切勿怕，文相公也不見什麼好壞，仍是沉沉熟睡，姊姊怎麼不脫衣服睡呀？驚吹聽了，拉着素娥手兒道：我是一夜風吹草動，都吃着驚悄悄的，在書房門首走了好幾遍，那裏放心得下？素娥道：哦，怪道一路門兒都虛掩着，我也吃了一驚呢。姊姊一夜不睡，不要累出病來嗎？快躺回兒吧。驚吹道：你這時作什麼來？素娥被她一嚇，倒忘記了小解，忍不住笑道：我是來解溲的……驚吹見她笑，還道是因為聽了剛才自己的唱，頓時難為情起來，素娥突然瞧她無限羞澀模樣，好生奇怪，笑問為什麼？驚吹瞞她一眼道：你還假惺惺作態哩，我是實在悶慌了，且又憂愁極了，所以胡謔了幾句，不想被妹妹躲在窗外聽去了。素娥這才恍然，一面抿嘴笑，一面便急到自己房中去解溲了。一回解畢出來，驚吹叮囑道：今天你下藥須要小心斟酌，能有些效驗才好。素娥點頭道：我自理會。姊姊快養回兒神吧，說着，遂又急急回到書房，這時東方已經發白，素娥吹滅了燭火，走到床邊，把素臣脈息又診了一回，看那爐中炭火已盡，連忙又加了燃料，攪旺，把罐子中熱水傾出，洗了一個臉，然後將昨日藥方加了一倍，攪起一大劑，煎好，正倒在碗內，見驚吹亦已進來，素娥道：姊姊怎不息一回呀？驚吹搖頭道：叫我怎樣能安心睡呢？你藥煎好了，我再幫着給他喝吧。兩人因到床邊，照着前法，灌下藥去。這次幸沒一些滲漏，兩人芳心，暗暗歡喜，仍將被兒蓋好，候了多時，去摸素臣頭額，却仍是一些兒汗都沒有，驚吹急得搓手不停道：這道怎麼好呢？素娥雖胸有主見，被驚吹在旁這樣急法，一時也覺着忙，因把原方減了份兩，泡碗湯灌下一個，直到午後額角上方覺有些汗氣，驚吹歡喜萬分，又叫素娥摸他的胸口，可有汗了沒有？素娥因把被兒輕輕褪下，伸手一摸，果然也有些兒潤濕，仍被兒蓋上，對驚吹道：汗是出了，可是他的神智仍不清頭呢？驚吹蹙眉道：妹妹，那麼你快用神智清頭的藥呀。素娥聽了，忍不住又好笑，因安慰道：大概過一回自能清頭，姊姊也該去息息了。驚吹道：我總得見了他

能開口了，我才放心。兩人仍悄悄候在床前，將近黃昏時候，忽見床帳俱動，好似素臣在裏面轉側，素娥連忙把帳子掛在帳鉤上，祇見素臣閉着眼睛，嘴唇掀了掀，含糊的討茶喝，兩人這時芳心真樂得萬分。素娥遂把紫蘇湯給他喝了，誰知素臣還叫口渴，要吃冷水，驚吹道：「不能再給他喝。」素娥道：「我且瞧瞧他的舌苔。」驚吹點頭，忙着燃了燭火，親自執着，照在旁邊。素娥把他嘴兒掀開，在燭光下只見滿舌俱是黑苔，其色黝暗，用指去摸，如火刺一般，乾澀礙手，忙取生薑，在舌尖上揩擦，又用生青布蘸水絞過，診了脈息，再按摸他的胸腹，凝眸沉思一回，驚吹把燭安放桌上，急問怎樣。素娥道：「脈實腹堅，我想給他吃承氣湯吧。」驚吹道：「這事全仗妹妹。」姊姊是一些兒也不懂得，時光很快過去，倒又交二鼓了。素娥催驚吹去睡，驚吹見他比昨日已好許多，也祇得進房去了一回，又喊小丫頭生素拿淨桶和未公所用銅夜壺進來，問文相公現在怎樣。素娥恐驚吹焦急，便道：「你去告訴小姐，說已好多了，叫小姐安心睡覺吧。」生素答應出去，素娥把門關上，心中暗想：病人第一要睡得舒服，文相公衣衫鞋襪俱未脫去，怎能安穩？且通身有汗無汗，亦須按摸，這樣多麼不便呢？因走近床邊，低低的喚道：「文相公，我給你把衣服脫去罷。」素臣昏沉不應，素娥沒法，也顧不得許多，先替他鞋襪脫去，再把他外衣紐絆解開，兩手將他身子抱起，躺在自己懷中，然後方好褪出袖口，扯出衣服來，這樣足足費了一個多更次，方脫蓋得停妥，但素娥早已累得筋疲力乏，喘喘吁吁，誰知道一脫衣，素臣竟又受了一些兒感冒，素娥跳下床來，一面拿絹帕拭着額上香汗，一面把他衣服摺疊，覺得袖口裏很是沉重，用手摸出，却是鐵弩，遂把好好藏過，提起袴帶，見有順袋飽滿，遂也藏在枕邊，一切舒齊，已近四更，素娥連連打了兩個呵欠，方始倒在腳後睡去。次日，素娥用了一大劑承氣湯，服侍素臣喝下，驚吹又來問可好了沒有，素娥告訴已吃了藥，瞧他這回如何。正說時，忽聽素臣放了幾個響屁，驚吹道：「怕沒有積滯嗎？」素娥搖頭道：「下面失氣，必有宿積，因又用一劑，果然到夜來，便打下許多粒糞，如鐵彈丸一樣堅硬，那臭味甚是難聞。」素臣在旁掩鼻遠避，素娥驚吹好似一些不覺模樣，祇把粗紙鋪墊抽換，收拾過去，也不怕纖手着糞，生素見素娥平日最愛清潔，今日如此，不免暗暗好笑，這樣一連兩日，糞始拉盡，素臣神智亦清醒許多，眼瞧着素娥驚吹，不惜身份，日夜相伴，又見素娥衣不解帶，殷殷服侍，心中感激，真要淌下淚來，屢次欲啓口道謝，終被素娥阻止，囑他靜養，因此素臣更加感激，這天夜中素臣一覺醒來，急要小解，但不知素娥把夜壺藏在那裏，欲問素娥，却見她壓被熟睡，雲髮蓬鬆，星眼微開，長睫毛合成一線，兩頰瘦削了許多，想着連日勞苦，所以如此憔悴，一時那裏忍心把她驚動，掀開帳幔，探身自尋，却沒找到，在燭光下瞥見櫥邊放有淨桶，祇得勉強下床，就桶小解，未及披衣，覺得有些兒寒冷，無奈其便偏偏甚長，等到得床上，已連打了幾個寒噤，到了次日，竟又變成瘧疾，大寒大熱，如果如狂，叫喊連天，擺搖震地，急得驚吹淚如雨下，嗚咽不止。素娥忙勸道：「姊姊別怕，能得轉了瘧疾，這病倒不甚要緊哩。」驚吹如信如疑，但素臣這個瘧疾，却是厲害得了不得，冷的時候，好像躺身在冰天雪地上，熱的時候，好像置身在火山中，這時素臣又大喊叫冷，向素娥討火，素娥苦諫道：「文相公深通醫理，豈可這樣蠻法？」素臣急道：「我並不是不知道，但一刻忍受不住，若不這樣，亦必立刻凍死了，縱使捱得一兩日，尤其在活地獄受苦，倒不如死了乾淨，免得冰割火燎，啊呀，我……真冷死了……啊呀，我真……凍……死了……」素臣的上下兩排牙齒，格格

的相打，全身不住地顫抖，雙淚直流，鸞吹聽此情景，心如刀割，哭向素娥道：「妹妹，哥哥既如此說，就暫救他目前的急吧。」素娥亦哭道：「妹子並非不依，若如此，竟是飲酖酒而解渴，立見死亡。」鸞吹大哭道：「難道竟再也不想不出法子可來解救了嗎？我那裏忍心眼望着哥哥受苦，倒不如我先自盡了吧。」說着，要向壁上撞去，素娥一把拖住，痛哭道：「事到如此，我也管不了許多，姊姊快別悲傷，說着，附耳遂又低低說了一陣，鸞吹聽了，便撲的跪倒道：「妹妹能如此捨命相救，叫我怎生報答？」素娥慌得急忙扶起，一面又滴淚不止，鸞吹急令僕人丫鬟橫七豎八的扛進一座古銅屏風，扯脫座子平放在地，又生旺了四只火盆，遂與丫鬟僕婦一同退出，把書房門關起，自立門外等待。這時素臣冷得臉如死灰，眼睛向上直泛，大叫冷死我了，我再也不能活了。素娥到此，把衣裙脫去，單留粉紅軟緞抹胸肚兜和條短褲，站在四隻火盆中間，被四面火勢逼來，炙至喉吻俱枯，毛髮欲燎，渾身似炭汗出如珠，把雪白粉嫩的肌肉，都變成了紅色，遂即離開，直奔到素臣懷中，將素臣緊緊摟住，素臣正在冷得要死，頓覺寒谷春生，懷如煖玉，不覺淚如泉湧道：「我本不應越禮至此，實在冷不可耐。」素姐如此大恩，到死難忘，素娥羞得不敢睜眼相看，粉頰上亦淚如雨下，停了回兒，身子已冷，素娥放手，復又到盆中坐火，再鑽入被中，如此三回，素臣覺冷已可當了，因叫聲素姐道：「你下去吧。」素娥急急跳下，方欲披衣，不料素臣已由冷轉熱，大呼心中火燒了，掀被跳下床來，把濕身衣服撕破，素娥回頭見他臉兒果然紅得血一樣，眼睛睜大，好像要發出火來，一時心頭亂跳，急把穿上衣服，仍又脫下，躺身伏於銅屏上面，須臾冷氣鑽心，遍身僵直，仰轉身子復睡一回，冷入骨髓，覺再也忍耐不住，方爬起身來，撲入素臣懷裏，素臣混身火燒，痛苦萬分，不得已把她緊緊摟住，如偎冷一般，臉貼臉兒，左頰偎過，又偎右頰，頓覺遍體生涼，爽快無比，睜眼見素娥兩眼緊閉，臉白如紙，牙齒格格作響，心中無限辛酸，垂淚道：「姊姊，你弱怯身軀，弄出病來，如何是好？」素娥聽他竟喊自己姊姊，便誠懇道：「我受文相公活命的大恩，又受小姐萬全之託，即粉骨碎身，亦所不辭，區區致病，何足掛齒，祇要相公病愈就是了。」素臣感激得不禁痛哭流涕，不多一回，素娥覺身子漸熱，遂復向銅屏上取冷，再來擁抱，抱至復熱，仍欲下床去取冷，素臣不放道：「此時熱已略可忍耐，若再取冷，不特我心裏不忍，恐你身體亦要受不了了。」素娥本是困乏已極，聽他這樣說，也就罷了，便自下床穿衣，每日預備湯水，冷的時候，給他喝薑湯熱的時候，給他喝紫蘇湯，沒有發的時候，加減柴胡桂薑湯，用心調養，這時鸞吹推門進來，見素臣安靜躺着，心中放心，回頭見素娥垂淚啜泣，因把素娥抱住哭道：「妹妹，你真是我的大恩人了。」如此過了兩天，素臣病勢轉領，冷熱每日只發一次，素娥仍欲假睡，素臣不允道：「現在寒熱雖發，却可忍耐，不比前日欲殺欲割模樣，若再叫姊姊如此，必定要害你的性命了。」這叫我如何……說到此，淚濕衣襟，素娥聽了，也就含淚作罷，和鸞吹依然日夜服侍，鸞吹終待二更敲後，方始回房安息，這夜素娥侍候素臣喝過藥，兩人抵足而眠，睡至三更將近，素娥忽聽耳邊有呻吟之聲，朦朧驚醒，方知素臣又在發冷，因坐到素臣一頭，揉眼問道：「你冷得如何？」素臣不答，惟顫抖不已，素臣含羞道：「相公，要不我來偎你一回。」素臣不語，素娥知他不好意思說，因就鑽身到被裏，和他貼身而臥，閉眼不語，好一回兒，方暖了過來，素臣淪淚道：「我患了一場瘧病，誰知果姊姊也好似患了一場瘧病，素娥含淚道：「相公這是那兒話？」素臣道：「姊姊一回烤火，一回臥屏，這樣豈非也患了一場瘧病何異？但我病是天然，而

姊姊是硬生生的造成，想這種痛苦，真比我十倍。及今思之，令我懊悔不該叫姊姊受此苦楚呢。姊姊恩德，不足言謝，心裏記着是了。素娥聽了，秋波盈盈向素臣望了一眼，猛可理會，他已是好了。我怎的却仍和他睡在一頭，絮絮而談，竟宛如夫妻模樣。一時滿臉通紅，急急掀被跳出，嬌羞萬狀。低聲道：「相公別說這些話，請靜靜養息着吧。」素臣聽她這樣嬌媚不勝情的意態，心中無限感觸，不覺暗暗嘆了一口氣。素娥見了，一時誤會了他的意思，因淌淚道：「相公不要悲傷，婢子與小姐早已說過……說到此，喉間早已咽住。」素臣聽她欲語還停，本欲將自己意思說出，但又覺礙口，見她已倒在脚後睡去，默默地淌了一回淚，亦自入夢了。光陰易逝，匆匆過了數日。素臣外感內傷，病已俱去，祇不過神虛力弱，氣乏心嘈。鸞吹將桂圓、膠棗、雪蔗、冰梨等東西，放在素臣床邊，以備素臣一時饑渴之需。素娥定了加減十全大補湯，每日調理。元氣漸復，不知不覺已有半月光景。這天已到八月初二，將近未公吉日。鸞吹與素娥商量，日間把書房門閉上，外面夾弄兩頭小門關斷，以免親族們攪擾。果然自初四日起至初六日止，接連有族親及東方親家公私祭奠。初七日是本家祭奠。鸞吹內外料理，哭泣跪拜，迎送交接，辛苦異常。嗣子洪儒却躲得無影無蹤，各處找尋不着，偏是連日大雨，累得申壽找得發昏。到了初七日，鸞吹又央了幾個族親，幫着分頭去尋。時候近午，祭筵擺設齊全，單等洪儒回來祭獻。直到午後，方纔拖泥帶水的在雨裏被申壽拉回家來。鸞吹瞧此情景，又急又氣，心中一陣悲酸，伏在未公靈前，不覺號啕大哭起來。洪儒見姊姊這樣傷心，他不但一滴淚水都沒有，就是馬虎地拜了幾拜，剛化了紙錢，就嚷着討飯吃。鸞吹愈加氣苦，指着他哭道：「爸爸嗣你做兒子，原要你為祭祀之主，連日親族來上祭，通沒有人陪待，要你這不孝子有什麼用？剛尋得來，哭亦不哭一聲，紙錢還沒有化完，就嚷着要吃飯哩！我和你到各處去評評道理，看你還有什麼臉兒來見人。」洪儒聽了，不敢作聲，停回兒方說道：「姊姊不要悲傷，我瞧你近日身子益發憔悴了。爸爸既然死了，哭着他又不會活轉來，自喪身子，這何苦來呢？我輸了錢，還想去翻本，剛才那盆口正有些轉頭了，却被申老頭兒硬生生的拖回來，不要軋出了風頭，那是多麼的懊惱。好姊姊，你千萬不要難為我了，快開飯罷。」鸞吹聽了這話，氣得混身發抖，拭了淚道：「你終日賭錢，可憐爸爸世傳之產，能够你化幾年？你若再不省悟，恐日後街上乞的人就是你的未來生活了。」洪儒道：「飯不開出，我不吃也不要緊。」錢既分給了我，就與姊姊無涉，只要骰子一轉，便把以前賣的都贖回來了。像我這樣人，那會去行乞？姊姊也太小覷人了，說着回頭就走。鸞吹一把拉住，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怒罵道：「是你的錢，就該憑你去輸的了，但今天是什麼日子？爸爸還祇死了這些日子，你就如此挺撞我，作姊姊的這些事，就管不着你嗎？好，今天在爸爸靈前，我就讓你殺死了吧，省得我瞧了再來管你。」說着，便哭着撞到洪儒身上來。洪儒到此，方嚇呆了，連忙扶住，央求道：「好姊姊，快不要吵了，弟弟不去就是了，別的僕婦都不敢言語，申壽是老家，瞧不過，也勸公子不要去。」洪儒沒法，看看天空中的雨又大，嘆口氣道：「真可惜，我也只好犧牲這個好盆口了。」如今姊姊好放手了吧。」鸞吹因放了手，洪儒呆坐了一回，用手按着肚子道：「姊姊，飯怎麼不開，我可要餓死了。」鸞吹方喊人收下祭禮，開出飯來。洪儒坐下，端碗就吃，見鸞吹兀是垂淚，因道：「姊姊也吃飯罷。」鸞吹嘆道：「還吃得下飯哩，弟弟終要替爸爸掙口氣，那才是正理。」洪儒聽了不語，自管匆匆吃畢，便到自己房裏去睡了。鸞吹見此光景，正是又傷心又氣。

憫伏在簾前，又大哭一場，僕婦們勸住，鸞吹監看着一切收拾舒齊，已是點燈時分，方纔到書房來見素臣，素娥開門接入，見素臣已能倚床而坐，因問哥哥可大好了，素臣謝道：「已好多了，老伯百日，我竟不能親自到靈前哭奠，真叫我心中抱歉極了，妹妹爲了我的事，已用盡心力，連日料理家事，更是勞苦極了，方才聽妹妹幾次哀絕痛哭，只恐有傷玉體，我勸妹妹還宜節哀爲是，否則老伯在天之靈，也要不安了呢。」鸞吹聽了，嘆了一聲，淪淚道：「先父百日，親族都來致祭，就是素娥妹子，關在這兒，她亦尚且早晚要到靈前去哭拜幾回，唉，惟有我這不肖嗣弟，竟連日躲在賭場裏，直到今日午後，被申壽找回，反與我吵了一場，哥哥，你想這不是叫妹子要更加傷心嗎？說着，又撲簌簌的吊下淚來，素臣倒也傷心起來，想朱公這樣好人，竟嗣了如此劣子，不覺眼皮一紅道：「妹妹切勿自傷身子，想來他終年幼，將來自然改過，但我病在這兒，應該要通知他一聲的。」鸞吹道：「這倒也不必，若通知了他，反要淘氣哩。」素臣道：「雖如此，但他既來嗣，便是一家之主，我想終以通知他爲是，不然怕反而不……」說到此，鸞吹已理會他意思，點頭道：「哥哥說得是，他已睡了，就明天告知他是了。」素臣點頭，素娥因問外面已全舒齊了，鸞吹道：「都完畢了，妹妹吃了飯嗎？」素娥道：「剛才文相公吃剩的半碗稀粥，我吃了已經很飽。」鸞吹聽了，暗想：兩人已到如此地步，我不妨拿話向哥哥挑動，看他什麼意思，因向素臣道：「哥哥這時精神好嗎？」素臣道：「不錯。」鸞吹笑道：「那妹子就和你揀天一回，自從我們分手，哥哥在劉姑娘家裏，又住了幾天呀？」素臣聽了，便從實告訴一遍，鸞吹不禁喜上眉梢，笑盈盈道：「妹子也還不會恭喜呢。」素臣紅了臉，望着素娥微笑，素娥芳心一動，頓時粉頰現桃花，低頭不語，鸞吹聽此情景，芳心大樂，便笑道：「妹子瞧璇姑娘，眉目靈秀，相貌厚道，性情溫雅，與我素娥妹妹真是一對明珠，足充哥哥的妾媵。」素娥聽了，偷睇了她一眼，鸞吹祇裝不見，依然道：「可惜他哥哥竟搬走了，但這是無妨的，她哥哥既知府上，自然會把妹妹送來的。」素臣真爲此憂愁，聽了這話，倒也有理，因點頭道：「但願如此就好了。」三人談了一回，不覺已交二鼓，素臣催鸞吹道：「夜已深了，妹妹連日勞苦，還是早些安息罷。」鸞吹站起，道：「我也糊塗了，竟忘記哥哥是病體哩，說着，便道：「晚安出去。」素臣忽又叫住道：「妹妹，你明日和洪儒弟說我姓白是了。」鸞吹心中一怔，忽而理會，因答應自去，這兒素娥關上了門，服侍素臣躺下，自己又洗了個臉，方欲上床去睡，忽然腹中一陣咕噥，竟覺十分饑餓，心想：「剛才祇吃半碗薄粥，現在時隔許久，所以餓了。」因伸手到床頭去摸茶點，誰料摸出素臣一個順袋來，不知裏面何物，遂把解散，是一個印囊，囊裏一個紙包，上寫着「補天丸」三字，因知補天丸是極有補益的藥，既在文相公身邊，自然更不用遲疑，遂撮起一把，嚙來充饑，誰知因這一嚙，不但廉恥俱無，幾乎性命不保，要知素娥吃後如何情形，請快瞧閣下一節裏吧。

三 含羞却步 負屈入庭

素娥嚼那藥時，祇覺滿口生香，有一種辛熱之氣，直冲入咽喉，一時心中好生奇怪，知非平常補藥，遂急急吐去，但那已化的藥丸，早和着津唾，沁入腹中去了，急把那桌上茶盃拿來，漱了漱口，一面將藥丸包起，仍舊安放在床頭，又摸出幾只菓子吃了，正欲上床去睡，忽然覺得全身熱燥起來，臉兒一陣紅似一陣，頓時失去原有的理智，那雙水汪汪的秋波，凝視着剛才合眼

睡着的素臣，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愛處，坐到床邊，把弓鞋脫去，一霎時情思迷離，神魂飛蕩，任你素娥平日如何貞堅穩重，這時便再也忍耐不住了，身不由主的倒身在床，掀開被兒，竟把自己臉兒偎到素臣頰上去，這就愈覺渾身發軟，伸手把素臣攬住，素臣突然被她攙醒，心中吃了一驚，還疑身在夢中，睜眼細瞧，却見素娥臉紅如火，炭一團，眼兒如水波蕩動，緊貼着自己，毫無羞澀模樣。素臣道：「她二時情動，不忍嚴厲責罵，因問道：『素姊為何如此模樣？』素娥哭道：『我心頭如火燒一般。』素臣道：『你還是那兒說起我這次大病？若沒有你捨命相救，決不能生。』對於素姊恩德，到死難忘，你既與我沾皮着肉，亦斷難再事他人。』剛纔未小姐因說瑣姑之事，把你也夾雜在內，我知她這話也並非無因，但我本來早已打定主意，自你偶睡以後，我就存心要你做妾，原早要和你說明，爲的是怕你害羞，你是極明大義的人，此時苟合，豈我所幹的事情嗎？況我尚在病中，若依姊姊的話，那姊姊二十餘天來的功勞，恐怕就成泡影了呢。』素娥聽了這話，心頭略清，奈藥性發作，決不能自持，竟嗚咽起來道：『相公這話原是但我此時心頭，好似油沸湯滾，我怕再不能活了。』素臣聽了，心中暗想：『素娥貼身服侍，二十餘天來，從未見他動過情，就是偶冷偶熱，也不見她有半點邪念，今日何以如此作怪？她是一個閨中處女，莫非她得了什麼邪氣，而生怪病了嗎？』因急急問道：『你向來穩重，決無苟且的邪念，今夜忽然如此，其中必有緣故，你快從實的告訴我，我好替你醫治。』素娥忽被提醒，忙答道：『我因一時饑餓，到床頭找覓茶食，不料却摸出補天丸來，我就嚼了一撮，別的也沒有作過什麼事。』素臣一聽這話，方才恍然，不禁失聲叫道：『啊呀，不好了！』即欲推開素娥，預備下床取水，不料却被她緊攔不放，素臣在病中無力，竟推她不開，心中一急，頓時想着床頭，驚吹給我放着銀罐裏面有水浸冰梨，因急忙取出一隻，塞進素娥口邊道：『你誤服了毒藥，非水不解，快吃了這梨，否則恐怕不救了。』素娥聽了這話，大吃一驚，忙把那梨亂咬而食，便覺一股涼氣，沁入心脾，連稱爽口。素臣又遞過一隻，叫他速食，並把銀罐中水向她口中直灌。素娥此時，好像冷水澆背，心頭一清，咬定牙關，忙把兩手放開，要想掀被下床，誰知竟四肢無力，有些兒動彈不得。素臣道：『素姊，你現在覺得怎樣了？』素娥羞得無地自容，不覺痛哭起來。素臣瞧她如海棠着雨，倒又愛憐起來，把兩手捧過她臉兒，替她拭去淚水，道：『我知你苦楚，你不用悲傷，素娥含淚道：『我雖然是下人，但亦知羞惡，日來服侍相公，一奉小姐嚴命，二報婢子私恩，即沾肉沾身，而此心漠然不動，何期今夕醜形盡露，廉恥全無，那麼日後叫我再有什麼臉兒來服侍相公呢？』說罷，淚如雨下。素臣聽了，心中更加愛憐，因反把她攔在懷裏，偎着她的臉頰道：『素姊，這並不是你的不是，就是聖賢人吃此毒藥，恐也不能支持，你將近一月來服侍我，始則滌污撤穢，繼則貼肉沾膚，宛轉牀席之間，憔悴屏爐之上，此恩此德，刻骨難忘，而尤令我敬愛的是，心明如月，皎皎不欺，我豈能爲了狂藥之故，來輕視你嗎？說着，也淒然淚落。素娥忽見他爲自己落淚，心中頗爲欣慰，躲在素臣懷抱裏，柔順得一動也不動。低聲道：『相公乃是千金之軀，病未痊愈，豈能傷心？我蒙相公開釋，感恩銘肺腑，再也不懷恨了，但相公怎的帶着這種東西呀？』素臣道：『這是頭陀超凡的東西，本來包內尚有一張藥帖，寫着每服一丸，可御十女，女子服了，可御十男，當時就給我燒掉了。』素娥道：『爲什麼不把藥丸一同燒去呢？』素臣道：『我因留着預備藉以剪除兇孽，不想竟險些兒害了姊姊性命。』素娥思想剛才醜態，愈覺傷心，那淚又潞潞而下。素臣把她淚水吮着道：『素姊不用傷心了，你從今以

後，就是我的了。素娥聽了這話，不禁破涕爲笑，在枕上泥首謝道：「得能終身服侍相公，真令我感恩不盡了。」兩人唧唧談了一回，都勞乏極了，也就沉沉睡去。兩人這一睡，直到次早紅日滿窗，兀是沒醒。鸞吹在門外走了好幾回，總不見開門，心中奇怪，遂叫人把門撬下，仍復上好，然後獨自進內，不聽有絲毫聲息，瞥見床前放着素娥弓鞋，心中一跳，因爲素娥並不脫鞋睡的。昨夜竟脫鞋了，其中定有道理。回身將門扣上，走近床邊，掀帳一看，果見兩人並頭而睡，睡得正甜。鸞吹臉紅耳赤，暗想：「怎的這樣睡法，好不難看！」忽然又見腳後堆着素娥衣服，羞得鸞吹倒退幾步，悄悄走出門外站住，那心頭兀自跳個不停，因恐有人撞見，進來取把小鎖，反鎖門兒，然後回房，坐在床沿暗付道：「原來他們兩人已效于飛，因貪同夢，所以失曉，祇是哥哥病體未痊，怎的竟盪浪至此？」素娥這妮子，真也太性急了，倘使哥哥病體又有反覆，這個可怎麼好呢？一時又想，兩人的事情，恐怕還不是昨夜起的，都是爲了這幾日關門的緣故。我因在外料理各事，又不常進房去，哥哥近日身子又略好些，成天的關着孤男寡女，一個感他大恩，一個憐她憔悴，溫存調笑，以致弄出事來，這倒不是我的不是了。怪道昨夜才交二鼓，哥哥就催我回房了。鸞吹自在房中猜想，再說素娥醒來，見時已不早，心中一跳，急把素娥兩手輕輕擦過，掀被下床，穿好衣服，打了兩個呵欠，到門邊去開門，却見門門早落，心中吃驚道：「我昨夜親手門好，怎麼會開起來了？」遂把門拉，却聽喀的一聲，祇拉到一條縫，再也拉不開來，向門縫瞧去，原來鎖着素娥，猛可理會，莫非小姐進來，見我倆並頭睡着，只認我們已經苟合，不便叫醒，又恐別的丫頭撞見，所以鎖門了。唉，小姐，你原是好心，可是錯疑我了。一時又想，倘若小姐揭被看過，這……她一定肯定我和文相公……啊呀，這叫我怎好意思再去瞧她呢？沉吟了一回，祇得將門敲響，齊巧鸞吹又來門外探看，因落了鎖，素娥見鸞吹緊瞧自己，心中愈觀不好意思，叫了一聲姊姊，便通紅雙頰，低頭匆匆借故出去。鸞吹嘆了一聲，心想：「烤火假屏，赤體擁抱，這樣難怪她，但只要把哥哥不發生意外，也就隨他們了。」想着，走到床前，見帳子已鉤起，素娥醒着，因叫聲哥哥道：「你今天可大好了嗎？」素娥無心道：「今天身子却覺乏了些。」鸞吹聽着有意，因望着他勸道：「哥哥病剛才好了一些，一切都須小心，第一保養精神才是。」素娥却並沒理會，到這些，以爲鸞吹多情，因點頭道：「妹妹這話不錯，我是記牢在心，請你放心是了。」鸞吹聽了這話，心中又覺狐疑不決，但瞧他神情，好像是知道自己所以這樣勸他，因此他便這樣回答我了。其實素娥並不知覺，這大概是鸞吹的心理作用罷。兩人正在互談，素娥從外進來，站在鸞吹身旁，一聲不響，且連連打着呵欠，心中便愈加相信自己猜測是對，但對着素娥又不便直說，祇好拉過她手，叫聲妹妹，溫柔道：「我瞧你也够勞苦了，別的事不用去操心，哥哥才說今兒乏了些，妹妹就着意扶持，耐心調養，使哥哥完全復元，這我們是多麼歡喜呢？」素娥覺得話裏有因，羞得滿面緋紅，但又不能辯白，祇得含糊答應。鸞吹見這模樣，也就不言語了。又勸了一回，遂自出去。素娥生旺爐子，煎好了藥，服侍素娥喝完，忽聽鸞吹一片哭聲，素娥吃了一驚，連忙奔出，祇見鸞吹氣得倒在椅上，混身亂抖，淚下如雨，洪儒却一溜煙的走了。素娥方知又是同公子吵鬧，因忙把鸞吹扶住，急問根由。鸞吹見了素娥，便一把抱住哭道：「妹妹，這個畜生，真把我氣死了。」素娥也哭起來道：「姊姊，你快不要這樣，何苦自戕身子？他到底怎樣衝撞你啦？」鸞吹滴淚道：「我見了他起來，想着素哥的話，便告訴了他，妹妹你想他第一句就說什麼？」素娥拭淚道：「說什麼？莫非怪我們

通知得遲了。鸞吹搖頭道：「他那裏管這些？他說素臣哥哥作什麼來，想搶一百畝田來嗎？別妄想了。誰不知道這田是我該得的？我沒頭沒腦的吃他這一句死話，氣得我竟回答不出，他接着又道：『隨他打官司告狀，總是不中用的。』」姊姊別幫着外頭人說話。素娥忙問道：「姊姊，你怎樣回說呢？」鸞吹道：「我氣急了，也嚷着道：『爸爸知恩報恩，寫下遺囑，昨兒才過百日，你就違反他老人家的遺志，』」你道他再說甚話來，真把我氣得個半死。他說道：『爸爸弄甚圈套哩？』素娥聽到此，也不禁臉含嬌嗔道：「這是那兒說起？」鸞吹氣急道：「當時我一把將他拉住道：『好呀，你把爸爸都說起來了。爸爸是何等樣人，他弄甚圈套，他既要弄圈套，他不會多給田與我嗎？現在一千五百畝田，只發開三百畝給我們，還是弄圈套嗎？你這沒良心的種子，爸爸把你嗣過來，倒叫你反來誹謗爸爸，我給你到各房去告訴，看誰有理。』他見我怒極了，才嚇青了臉，掙脫手逃跑去。妹妹，你說吧，這叫我氣不氣呢？素娥見他兀是連連喘氣，因用纖手撫着她胸道：「大相公敢是賭暈了，怎的竟說出如此沒道理話來，怪不得姊姊生氣，妹子也氣極了，但他話也不能當他真，祇好算小孩子話。」姊姊也別氣了，你儘管氣，他却一些兒不覺呢。姊姊身子要緊，大相公不是真正惡人，祇因他結交的都是流氓，也許是受了人的主使。明兒告訴族長，狠狠教訓一頓是了。」鸞吹長嘆一聲，忽又問道：「我也氣暈了，文相公喝了藥沒有？」素娥道：「剛纔正在服侍他喝藥，聽姊姊哭聲就出來了。」姊姊快息一回兒去罷。」鸞吹點頭，扶着小醫生素進房去。這兒素娥又急回書房，素臣問鸞吹合誰嘔氣，素娥嘆口氣道：「還有誰呢？左不過是大相公罷了。」素臣正欲問何事，忽然腹內咕嚕嚕一聲，素娥忙道：「你可要大便了。」素臣道：「奇怪的很，這劑藥吃下去，却很不受用……」說到此，啊呀道：「真個要拉了。」話還未完，那響聲就連珠花爆的發出來。素娥急掀開被，扯下素臣椅子，方欲拿粗紙宏墊，誰知一屁股早已拉出淋淋漓漓的糞水，被褥上好似沾滿了糖漿。素娥心慌，連忙拿件舊衣服揩墊，又用草紙替他揩屁股，只聽素臣叫聲不好，那糞門竟像黃河決口一般，黃泥也似的糞水直冒出來。素娥不及縮手，早已冲了一手一袖子，黏黏連連的濕了一大堆。一時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偏是素臣腹中響不絕聲，糞水猶如清水直淌，瞧那素臣面色，竟像死灰一般，雙眼深凹，氣喘不止。素娥心慌意亂，手足無措。這時鸞吹齊巧進來，瞧此情景，嚇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素娥扯衣服擦手，一面又擦被褥，一面又揩屁股丟在地上，回頭再拿衣服却是沒有，急欲進房去取。鸞吹頓腳道：「你也糊塗了，儘揩還揩得了嗎？還是換了被褥吧。唉，真個弄出事來了。」素娥奔出門外，聽了末一句，心中一酸，那淚就滾出來，等被褥子取來，素臣又瀉了，見鸞吹拿棉花在揩，素娥道：「姊姊，你讓過一旁，我來收拾吧。」鸞吹哭道：「哥哥是瀉得昏去了，我瞧你怎樣辦。」素娥聽她竟肯定是爲了自己，又不敢辯白，真是有冤沒處伸，也祇有淚如雨下。這樣直到晚上，瀉才停止，素臣已不省人事。素娥抱起素臣，鸞吹急急親自換一床清潔被褥，把素臣混身揩擦乾淨，又怕凍了身子，鸞吹也顧不得羞恥，給他套上椅子，蓋好了被兒，向素娥哭道：「過去事別說了，你現在快想怎樣醫治的法子吧。」素娥亦哭道：「上兩回也吃這藥，並不見瀉，怎的今天就大瀉了呢？」鸞吹逼緊問道：「你可給他凍了身子沒有？」素娥哀怨道：「嗚咽道：『就是凍了身子，也不會瀉到如此地步呀。』如今只得把那方加減吃一貼了。」鸞吹忙去拿出上號人參三錢，素娥配藥煎好，給素臣喝下，不多一回，素臣又叫不受用。素娥怕又瀉了，急替脫椅，拿厚粗紙墊好，果然又瀉，直到三更方止。素娥抽出粗紙，索性不給他

穿袴，就用被兒蓋好。素臣暈了數次，驚吹急得啼哭不停，急問素娥用什麼方法止他瀉。素娥道：「這藥都是暖胃補虛，升提分利，專止瀉泄的。如今吃下去就瀉，這叫我再用什麼藥味好呢？」驚吹一聽，更加痛哭道：「這是我害了哥哥了。素娥亦哭道：「姊姊，你快不要哭。文相公內部已是虛極，恐怕要脫，祇有用上好人參來拉他一把吧。」驚吹拭淚道：「吃了又瀉怎麼辦？我聽還是乾吃罷。」素娥不由喜歡道：「姊姊，虧你想出這個法子，這個好極了。」驚吹道：「我是急昏了，因取人參，素娥接過先放在自己口中細嚼，然後再嘴對素臣嘴哺給他吃。」一面呼氣灌他，足有一更多天。素臣方轉臉色，氣亦溫和，微睜眼來，見驚吹執燭在旁，素娥鮮紅櫻口，却吮在自己口上，兩人兀是眼紅胞腫，淚挂如珠，心中一陣感激，也淌下淚來，因問妹妹什麼時候了。驚吹道：「已四鼓將近，哥哥現在覺得怎樣？」素臣道：「祇覺渾身無力，別的倒沒有什麼。」妹妹放心，去睡了吧。別累了身體，反叫我心下不安。」驚吹見他蘇醒，且時真已不早，因叮嚀素娥幾句方進房去。素娥關上收抬上床，仍和素臣並頭睡下，又嚼哺了一二錢人參給他吃。素臣握了她手，淪淚不止。素娥傷心道：「好端端的又哭什麼？身子才好些兒，別東思西想了。」素臣道：「妹妹，你真太使我感動了。素娥又聽他改呼自己妹妹，真欣慰極了，因道：「文相公待我恩德，我雖死也樂意……」素臣急把手捫住她嘴道：「妹妹，你千萬別說什麼死。我惟願與妹妹同偕白首呢。」素娥破涕笑了，素臣也微微一笑。次早醒來，驚吹即來叩門。素娥開門，說他尙安睡未醒。驚吹喜形於色，候至晌午，素臣醒了，大家商量用藥。素娥因問素臣前日喝的十全大補湯，怎的會瀉起來，後來加了人參，怎的又瀉。相公精於醫理，不知曉得其原由嗎？我雖略懂些，却再也想不出。姊姊說是我給相公受了寒乏了力，但仔細想來，每夜姊姊走後，我們終早早睡去，這事真令人不解了。素娥道：「幾句話原是要辯清自己的純潔，因不好意思直接對驚吹說，想叫素臣來解釋一下。」素臣聽了，也自不解。驚吹聽了，頗覺狐疑。素臣忽然道：「煎藥的水是井水，是河水，驚吹道：「連日全用井水，莫非錯用了河水嗎？」素娥道：「就是河水，也不至於如此大瀉特瀉呀。」素臣沉思良久道：「是了，一定用了天水了。」素娥一聽，也頓然大悟道：「可不是嗎？遂即喊生素到廚下去問，果係缸中之水。」驚吹大怒，欲責治提水僕婦。素臣急忙阻止，驚吹道：「這事豈能兒戲？幾喪哥哥性命呢？」素臣道：「僕婦知道什麼？這是我命中注定，該有此番反覆，倒是累妹妹苦了。」說着，三人都覺傷心，不免又落下淚來。自此仍用原方調理，不到三四天，病已退盡，漸漸復元。驚吹與素娥俱各歡喜。驚吹想着洪儒的話，便直告素臣。素臣道：「這我早對妹妹說過了，對於分田一事，萬萬不敢受的，祇是他不該疑及老伯，無怪妹妹動氣。」驚吹嘆道：「哥哥看這田，固然不足為罕，但物雖微，却是爸爸一片誠心，言猶在耳，骨尚未寒，而棄先人之命，叫妹妹何以為人？」素臣正欲解釋，祇見生素慌張奔來道：「小姐，大相公來了。」驚吹道：「來便來了。」大驚小怪幹什麼？說着，起身正欲走出，見洪儒已直進書房來，向驚吹素娥素臣三人細細打量。驚吹指着素臣道：「這位就是姊姊對你說過的白相公，是爸爸得意的人，你快見禮吧。」洪儒聽了，便拱手道：「白老哥，小弟來望你了。」素臣忙起身道：「小弟前日道府，適世兄公出，後遇老伯百日，世兄回府，小弟又臥病在床，曾託令姊轉達，今蒙枉顧，感謝不盡。」洪儒嘻嘻一笑，連說那兒，一面又問素臣名字。素臣遂以又李告知。洪儒瞠七搭八的胡扯一回，方才別去。驚吹道：「這種傻態，令人又氣又笑。哥哥切勿見怪。」素臣沉思，一問道：「世兄此來蹊蹺，恐有意外之事呢？」驚吹道：「有什麼意外？不過是想賴田罷了，但有爸爸遺